

只要你心底想着我
那你就会看见我

蔡骏

荒村公寓

Caijun Works
Apartment in a Barren Village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荒村公寓

Caijun Works 蔡骏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荒村公寓 / 蔡骏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3. 10
ISBN 978-7-5502-2067-6

I. ①荒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7489号

荒村公寓

作 者: 蔡 骏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徐秀琴
封面设计: 尚世视觉
排版制作: 刘珍珍 风 箏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44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17印张
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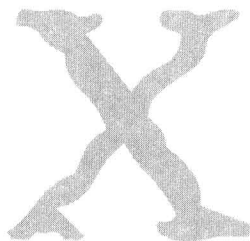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502-2067-6
定价: 32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亲爱的读者们，
无论你看完这本书以后有多么激动，
但请记住作者的忠告——
千万不要去荒村，
如果你不听这个忠告，
由此造成的后果作者概不负责。

荒村公寓
Apartment In
a Barren Village



序 幕

P r o l o g u e

在我的许多小说里，故事都像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圆形废墟，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，任意地在故事轨迹上截取一点，都可以为你打开一道秘密的暗门，通往另一个想象的世界……

但是，如果要讲述这个故事的话，就必须从这一年的春天说起，在这一年我发表了中篇小说《荒村》。

这篇两万多字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——

荒村最早出现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《幽灵客栈》里，那是浙江东部一个荒凉的小山村，坐落在大海和墓地之间。但事实上我从没去过荒村，因为这个地方纯粹出于我的虚构。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那次签名售书，荒村永远只能存在于我的想象中。

《幽灵客栈》的签名售书是在地铁书店内进行的。那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当签售活动即将结束时，我忽然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抬起头才发现一个年轻的女孩正站在我面前——她套着一件极不合身的宽大毛衣，下摆几乎垂到了膝盖上，一头长长的黑发梳成马尾，看样子像是个女大学生。

她生着一双漂亮的眼睛，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。这奇异的女孩略显拘谨，请我为她签名，说她的名字叫小枝，来自一个叫荒村的地方。

她来自荒村？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因为荒村只是小说中虚构的场景，但她却告诉我荒村确有其地，而且就在大海与墓地之间。虽然不太敢相信，但我还是被她给镇住了，而她那双楚楚可人的眼睛，就像黑夜里迷途的小鹿，使我不能不对她产生某种好感。瞬间，我做出了决定，要请小枝带我去荒村，看看我小说中虚构的地方——现实中究竟是什么样？

在苦苦等待了几周之后，小枝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，带我踏上了前往荒村的长途汽车。小枝告诉我，荒村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K市的西冷镇，八百多年前宋朝靖康之变后，中原遗民逃到这块荒凉的海岸定居，从此便有了荒村这个地方。小枝就是在荒村出生长大的，两年前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，现在正好放寒假回家。

经过辗转旅行，我和小枝终于抵达了荒村。这里确实处于大海与墓地之间，满目皆是凄凉的山峦与悬崖，时间似乎在此停滞了，依然停留在数百年前的荒凉年代。

村口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头牌坊，上面刻着“贞烈阴阳”四个大字。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，荒村出了一位进士，皇帝为了表彰他的母亲，御赐了这块贞节牌坊。

小枝带我踏入荒村，来到了一处古老的宅子，宅子门口有三个字——“进士第”。原来这里就是小枝的家，而村口的大牌坊也是赐给她家祖先的。

进士第古宅阴暗森严，里面有好几进院落，进门的大堂叫“仁爱堂”，挂着一幅古人的卷轴画像。偌大的古宅里没有多少人气，只有小枝的父亲还住在里面，他是一个面色苍白、体形消瘦的中年人。他自称欧阳先生，说话的口气不冷不热，就像一具僵尸似的。

荒村这种地方自然不会有旅馆，夜幕降临后，我只能借宿在这栋古宅里了。小枝端着一盏煤油灯，领我来到二进院子，楼上有一间空关了许久的屋子。

我小心地踏入这个古老的房间，却惊奇地发现房里有一张古

老的屏风。这是一张四扇朱漆屏风，应该是清朝以前的古董了，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屏风上画的内容。

第一扇画的是一男一女，两人互相看着对方依依不舍，看来是夫妻或恋人离别的场景；第二扇画的仍是那女子，似乎正在流泪，她身前站着一个僧人，将一支笛子递到女子的手中；第三扇画的是室内，女子正独坐在竹席上，手中握着笛子送到唇边，房梁上则悬着三尺白绫；第四扇画的是一开始那男子，身边躺着一口红漆棺材，更可怕的是棺材盖板是打开的，而男子手中也持着一支笛子。

看着屏风上的这些画，我不禁毛骨悚然，感觉一些奇怪的黑影在屏风上晃动，仿佛画中的男人真要从屏风里走出来了。

小枝对我说起了这张古代屏风所画的故事：

明朝嘉靖年间，荒村有一对年轻夫妇，妻子的名字叫胭脂。当时因常有倭寇出没，胭脂的丈夫被强征入军队，被迫到外省与倭寇打仗。丈夫在临行前与胭脂约定：三年后的重阳节，他一定会回到家中与她相会，如果届时不能相会，两人就在重阳之夜一同殉情。三年后的重阳节将近，远方的丈夫依旧杳无音信。胭脂每日都等在村口，一日忽然遇到一个游方的托钵僧，僧人赠给了她一支笛子，吩咐她在重阳之夜吹响笛子，丈夫就会如约归来。重阳之夜，胭脂吹响了那支笛子，当一曲忧伤的笛声终了，丈夫竟真的回到了家门口。她欣喜万分地为丈夫脱去甲衣，温柔地服侍丈夫睡下。在他们一同度过几个幸福的夜晚之后，丈夫突然失踪了。不久，胭脂听说她的丈夫已在重阳之夜战死。原来，重阳节那晚，她丈夫在千里之外征战，故意冲在队伍最前头，被敌人乱箭射死。他名为战死，实为殉情，以死亡履行了与妻子的约定。他的魂魄飞越千山万水，只为了返回故乡荒村，而此刻胭脂正好吹响神秘的笛子，悠扬的笛声正好指引了丈夫的幽灵回家。

听完这个故事，我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小枝匆匆地离去了，我在木榻上草草睡下，不想在后半夜又醒了过来。

深更半夜，我走出房间，发现隔壁的房间里竟然透出一线烛光。

我强忍着心中的恐惧，偷偷地向隔壁窗户里看去——在一张古老的梳妆台上，点着一支蜡烛，幽暗的烛光照亮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子，但我无法看到她的脸，只看到她正在梳着一头乌黑的长发。

我立刻想到了一部经典恐怖片中的画面，当即吓得腿都软了，只能逃回自己的房间，蜷缩着过了一夜。

这就是我在荒村的第一夜。’

第二天，小枝带着我到荒村四周看了看，这里果然是穷山恶水，荒凉的山峦和黑色的大海，立刻使我想起了《牙买加客栈》。

小枝总是那种表情，似乎永远都没有开心的时候，总是呆呆地看着大海出神。看着她凝视大海的样子，我心里忽然产生了某种冲动，但我还是强忍住了。

下午在小枝的房间里，我看到写字台上放着一个相框，里面镶着一张小枝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的她很迷人，只是眼神有几分淡淡的忧郁。

可是小枝却说这张照片里的人早就死了。原来，这是小枝妈妈的照片，她们母女俩长得实在太像了。小枝幽幽地说，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生病去世了，就病死在我现在住的那栋楼上。是爸爸一个人把她带大的，她只有从照片上才能看到妈妈的样子。

到了半夜十二点，我忽然听到一阵笛声，似乎是从后面的山上传来的。

黑夜中的笛声让我心惊肉跳，我急忙跑出进士第，循着笛声找到了山上的吹笛者。

原来吹笛子的人是小枝的父亲——欧阳先生。半夜里跑到山上吹笛子，这种怪异的行为令我很好奇，而他手上的笛子也非常特别，他说这支笛子已有几百年历史了。

我更加感到惊讶，心想这支笛子一定是有故事的。果然，欧阳先生告诉我，这支笛子就是当年胭脂吹过的神秘笛子，而胭脂的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：

几百年前的荒村，胭脂在重阳之夜吹响这支笛子，与丈夫的

鬼魂相聚。三个月后，她发现自己已经有孕在身。这是一个奇迹，她腹中怀的那个孩子，正是战死沙场的丈夫魂魄归来后播下的种子。荒村人开始怀疑她红杏出墙，但胭脂坚称自己是清白的，为了保住腹中的孩子，胭脂受尽了苦难，怀胎十月，终于把儿子生了下来。胭脂母子受尽了歧视和侮辱，她一个人将孩子带大。十几年后，胭脂终因操劳过度而死，但她的儿子读书极为用功，后来金榜题名成为天子门生。胭脂的事迹传到了皇帝耳中，皇帝也被这个故事感动了，便御赐贞节牌坊一座，以表彰胭脂的德行。

原来村口的贞节牌坊就是给胭脂的，进士第也是胭脂的儿子所建，欧阳先生和小枝都是胭脂的后代——幽灵的后代？我不敢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，只能独自回到了进士第里。

忽然，院子里闪过一个白色的影子，煤油灯光照亮了她的背影，正是昨天半夜在隔壁房间梳头的女子。当我冲上去抓住她时，才发现竟然是小枝。但她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就像是在梦游似的，一眨眼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在我到荒村的第三天，终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，原以为荒村之行会浪漫而有趣，现在却令人恐惧到了极点。在离开荒村以前，我先向欧阳先生及小枝辞行，他们也没有怎么挽留我，只是言语中似乎隐藏着什么。我在进士第的大门口看着小枝，尽管只是短短几天的相处，但她那种楚楚可人的目光，却使我心里暗暗有些酸涩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能决然地离开了荒村。

我终于回到了西冷镇上，但没有立刻回上海，而是找到当地的文化馆长，向他请教荒村的有关胭脂的传说。文化馆长却告诉我，二十年前，荒村附近有一座明代的古墓，遭到了盗墓贼的盗掘。当时是欧阳先生报了案，考古队立刻赶来进行抢救性发掘，发现古墓里葬着一男一女两具骨骼，还有一块保存相对完好的墓志铭，记载着墓主人的生平事迹。

原来，这座古墓埋葬的正是胭脂和她的丈夫。墓志铭上说：明

朝嘉靖年间，东南倭患严重，荒村人欧阳安被强征入伍，临行前与妻子约定，三年后的重阳节必定回乡团聚，否则就双双殉情。三年后，重阳之期已至，欧阳安仍在千里之外打仗，他知道自己已无法履行约定，便决心在战场上求死以殉情。在重阳之夜的战斗中，欧阳安冲在队伍最前列，身中数箭倒地不起。但他只是受重伤昏迷，后来竟又活了过来，数月后当他回到荒村老家时，才发现妻子已于重阳之夜悬梁自尽了。欧阳安痛不欲生，他还想再看妻子一眼，便偷偷挖开坟墓，打开妻子的棺材一看，却发现尸身完好无损，身旁还有一支笛子。于是，欧阳安把妻子的棺材抬回家中，每年重阳节及春节前后，都会在半夜吹响从棺材里取出的笛子。几年后的一个冬夜，欧阳安又一次吹响笛子，妻子竟真的从棺材里醒了过来。欧阳安欣喜若狂，每日喂她稀粥，终于使妻子恢复了健康。复活后的妻子依然年轻美丽，他们过起了平静的生活，甚至还生了一个儿子。后来儿子考中进士，在京城殿试名列前茅，皇帝听说这故事后也感动不已，便御赐一块贞节牌坊。

听完这个版本的胭脂故事，我几乎已经无法自持了，那么小枝和欧阳先生所说的故事又是真是假呢？但是，现在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墓志铭上的，而坟墓是不会说谎的。忽然，我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式的深渊。

荒村欧阳家究竟还隐藏着什么？

瞬间，我做出了决定——立刻回荒村，一定要解开这个秘密。

在这个寒冷的冬夜，我穿过陡峭的山坡回到荒村，忽然听到一阵诡异的笛声。但此时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了，我冲到进士第里，发现在我住过的小楼上，亮起了一线微弱的灯光。

我立刻冲上去，走进我住过的屋子，却发现小枝正穿着一身白衣，怔怔地看着屏风上的那些画。她的面色是那样的苍白，一双乌黑的眼珠幽幽地盯着前方，还是那副梦游的样子。我高声对她说，但她却毫无反应，最后缓缓回过头来说：“魂兮归来？”

不——她的声音不是小枝的！

幽暗的煤油灯光照射着她的眼睛和头发，还有那身白色的睡袍，就像是从屏风里走出来的古人。

这时我才发现，她根本就不是小枝！

我感到一阵彻骨的恐惧，后退了一大步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她是小枝的妈妈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欧阳先生出现在了她的背后，冷冷地回答我，他手里还拿着那支神秘的笛子说，“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记得小枝对我说过，她的妈妈早就去世了。

欧阳先生幽幽地说：“二十年前，小枝刚出生不久，我去外地出差了很长时间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小枝的妈妈已经生病去世了。我悲痛万分，不想再独自活在这世上。不久，我们欧阳家祖先的坟墓被盗了，我看到了那块墓志铭——祖先的故事给了我极大的启示，我相信只要按照墓志铭里记载的方法去做，小枝的妈妈一定会回到我身边。所以，我经常在半夜跑到山上去吹这支笛子，你知道这支笛子的魔力吗？它能让你爱的人回到你身边——是的，她回来了。”

我又想起了小枝房间里，那张她妈妈生前的照片，简直就和小枝一模一样，怪不得我会把她误当作小枝。此刻，我看着眼前这对人鬼夫妻，年轻美丽的妻子抬起头，看着已经憔悴苍老的丈夫——他深深地爱着她，不论是她死了还是活着，即便是人鬼阴阳两隔，他也渴望自己所爱的人回家。

我心里也一阵酸涩：“小枝呢？她在哪里？”

欧阳先生的眼睛突然睁大了起来，伸出手指了指我的身后。

在我要回过头去的瞬间，似乎又听到了一阵笛声，黑暗立刻就覆盖了我，直到失去所有的感觉……
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次日清晨了，我依然躺在这间屋子里，而偌大的进士第里一个人影都没有，我找遍所有的房间，只看到一层薄薄的尘埃，似乎很久都没人住过了。

我惴惴不安地冲出进士第，径直找到了荒村的村长，向他们

询问起欧阳家的情况。

村长的回答让我胆战心惊，他说欧阳先生早就死了，三年前因患癌症而去世，就死在进士第里。而欧阳先生的妻子，是二十年前欧阳先生去外地工作的时候，病死在家中的。

至于小枝，村长叹息着说：“这女孩很聪明，考上了上海的大学。可惜一年以前，在上海的地铁里出了意外，就这么香消玉殒了。”

听到这里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，如果进士第里的一家三口早就死绝了——那么我所见到的小枝和欧阳先生又是谁？

可我又不敢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，我怕村民们会把我当成精神病关起来。我不能再留在荒村了，也许这里只属于另一个时代，属于线装书里的怪谈。

小枝——我在心里轻轻地念着她的名字，身体却匆匆地离开了荒村。村口还矗立着御赐的贞节牌坊，仿佛是一块巨大的墓碑。

当我回到上海后，问了一位在地铁公司工作的朋友。他告诉我一年前的冬天，就在我签名售书的那个地铁车站里，曾经出过一起重大事故：在地铁列车即将进站的时候，一个二十岁的女大学生失足掉下了站台，当场就被列车碾死了。

这个女大学生的名字叫欧阳小枝。

原文长达两万多字，在此限于篇幅，我只能简明扼要地介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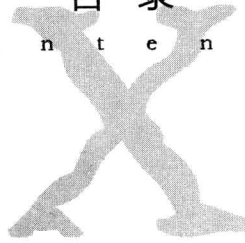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天，中篇小说《荒村》发表之后，立刻就引来了许多争议。我没想到有那么多读者都深深陷入了荒村中的世界，似乎在这篇两万多字的小说里有一个支点，不经意间触发了他们心中的某个柔软的地方。

然而，更多的还是读者对于“荒村”这个地方的种种猜测。在一个多月间，我收到了许多邮件，大多是询问《荒村》中的几个未解的谜团，但很抱歉我没有一一回答，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很想知道答案。

但是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5月初的一天，有几位不速之客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序 幕 · 001

Prologue

First day	Sixth day
第一日 · 001	第六日 · 024
Second day	Seventh day
第二日 · 008	第七日 · 028
Third day	Eighth day
第三日 · 013	第八日 · 032
Fourth day	Ninth day
第四日 · 016	第九日 · 037
Fifth day	Tenth day
第五日 · 019	第十日 · 039

荒村公寓
Apartment in
a Barren Village

Eleventh day		Sixteenth day	
第十一日	• 048	第十六日	• 094
Twelfth day		Seventeenth day	
第十二日	• 055	第十七日	• 103
Thirteenth day		Eighteenth day	
第十三日	• 062	第十八日	• 111
Fourteenth day		Nineteenth day	
第十四日	• 078	第十九日	• 121
Fifteenth day		Twentieth day	
第十五日	• 083	第二十日	• 132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Twenty-first day · 141	Twenty-sixth day · 204
第二十一日	第二十六日
Twenty-second day · 151	Twenty-seventh day · 206
第二十二日	第二十七日
Twenty-third day · 162	Twenty-eighth day · 209
第二十三日	第二十八日
Twenty-fourth day · 186	Twenty-ninth day · 215
第二十四日	第二十九日
Twenty-fifth day · 196	Thirtieth day · 218
第二十五日	第三十日

番外·荒村

Fanwai Huangcun · 223



First day

第一日

还记得那是一个雨天的下午，窗外蒙蒙的烟雨模糊了视线，仿佛一切都是从滤光镜看出来的，只有植物们放肆地吸吮着雨水，暗绿色的枝叶正悄悄蔓延。此刻，我的房间也弥漫着潮湿的空气，雨声不断敲打着窗玻璃，我独自面对电脑屏幕，思考下一部小说的开头。

忽然，急促的门铃声响了起来，就和窗外的骤雨一样让人心神不安。我一向讨厌在这种时候被人打扰，只能屏住不快打开房门——却看到了四张陌生的脸庞。

为首的年轻男子体形健硕，肤色黝黑，似乎经常从事户外运动，他的头发上还沾着一些雨珠，他小心翼翼地问起了我的名字。

在知道了我就是《荒村》的作者后，他们都松了一口气。一个皮肤白嫩的小个子女生喃喃地说：“哇，真没想到啊。”

“没想到什么？”

“没想到传说中的作者居然这么年轻啊。”

我搔了搔头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在夸我。

女生兴奋地说：“嗯，这里看起来很不错嘛，荒村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吧。”

为首的男生瞪了她一眼，然后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都是你的忠实读者和书迷，尤其是读了《荒村》以后，我们有许多问题想要当面请教你。”

原来如此啊，但我当时还是有些犹豫——你们不知道，平时我是从不当面接读者的。但我还是让他们进来了。四个人小心地把雨伞放在门口，身上还有些湿，但我并不怎么介意，倒了饮料招待这些不请自来的访客。

四个人都背着书包，两男两女，和我一样是年轻人，应该还在读大学一二年级吧。我的猜想得到了他们的证实，另一个高个子女生说：“先自我介绍一下吧，我叫韩小枫。”

然后，她又依次介绍了每一个人，为首的大男生叫霍强，小个子女生叫春雨，最后一个男生叫苏天平。他们都是大二的学生，参加了有名的“知更鸟大学生探险俱乐部”。

霍强开门见山道：“你所有的书和小说我们都读过，我们都被你的《荒村》震慑住了，反反复复地看了十几遍。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所以这次特地登门拜访，想请你为我们解答一些问题。”

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小说发表后最担心的就是这个：“对不起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？”

“这个嘛——”霍强尴尬地抓了抓头，然后说出了这个名字。

原来是那家伙！居然把我的地址透露给这几个大学生了，下次遇到他一定要骂他几句。

叫春雨的女生说话了：“对不起，这是我们对她死缠烂打，他被逼无奈才说给我们的。”

算了吧，那家伙一定是看到人家漂亮的女学生，经不起诱惑才出卖了朋友的吧。

“好吧，你们究竟有什么问题？”

叫苏天平的沉默男生终于说话了：“首先我很喜欢你的这篇小说，我觉得《荒村》实在太奇特了，我发现你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个陷阱，一个待解的谜团。在荒村的故事表面之下，一定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，是吗？是不是因为篇幅的原因，我觉得你还有许多故事没有透露给我们。”